

病房內外皆是春



人與事
霍無非

我鄰床的患者終於從手術室推回了病房。這是一位杖朝之年的老人，雙目緊閉，仍未完全從麻醉狀態中甦醒，手術時間過長，看來費了周折。醫生、護士麻利地連接開啟了床櫃上的監護儀器、掛瓶輸液，老人削瘦的形態，如同近處深圳中心公園遇到寒流的樹樑。

老人的三位親屬在床邊關注着他，兩男一女，年紀未及不惑，不時用客家話小聲嘀咕着。他們持久地看着親人，那神情，是牽掛，是期盼。這一晚，誰也沒離開病房，陪護的床檯不夠，就輪流休息，老人一哼哼，全都驚起，細緻觀察，一直熬到天明，弄得倦容滿面。

陪護過住院父母的我，尤其能理解他們，為了長親的病情好轉，付出的辛勞不僅在體態上，更多的是在心神上，心比體累。老人睜眼了，三人商量片刻，兩位男士先後離開，留下的是，姿儀文靜，宛若雕像的客家女子。

同一病房的人，嘮扯幾句是少不了的。我問這位女子：兩位男士是老人的什麼親屬？她答：回去的是他侄子，買早點的是他兒子。我



▲深圳濱河大道絢麗繽紛的紫荊花。

作者供圖

又問：那你是老人的女兒囉？不，他是我家公。這個回答出乎我意料，好一會沒說說話，眼前這位女性不簡單，生幾許敬意。以往我見過當兒媳婦的探病，往往是拎着湯水或其他營養品，隨夫家人到醫院探視，爾後一同離開，鮮有留下陪護的，更何況是公公呢。患者們誇獎這位兒媳婦時，她淡淡地說：這有啥，我們那兒都是這樣的。

煙花三月回故鄉



人生在線
劉世河

陽春三月，和風拂面。這個時節，適合暫別都市喧囂，回鄉下老家小住一段。一是陪陪年邁的父母，領略一下久違的田園春色；再就是當鮮解饑，一樣是春韭，另一樣便是奇香無比的香椿芽。

其實這兩樣東西在城裏的超市或菜市場也常見，但老家的春韭是現吃現割，香椿芽更是樹上現撈下來的，從田間、樹上直接到餐盤，何其鮮，可想而知。

因為提前給母親通過電話，那天我的車一拐進胡同口，就遠遠地望見身材瘦削的母親已經站在大門外等我了。

那頓午餐，一壺小酒就着一盤香椿芽炒雞蛋和母親拿手的韭菜盒子，我和父親喝得甚是酣暢。飯後，趁着父親午休，我一個人來到了大街上。

午後的村街有點靜，只有幾個上了年紀的長輩背着牆根懶洋洋地曬太陽。行至村口，忽見右手邊一家門樓上的一副對聯，不禁眼前一亮，上聯：黃鸝鳴翠柳，下聯：紫燕剪春風，橫批：鶯歌燕舞。這一「鳴」一「剪」，頓時覺得整個村子都鮮活生動起來。

出村口，便是那條堪稱我兒時樂園的白水河。河水很淺，就連刻在河底的溝溝壑壑以及隨波搖擺的水草都看得十分清晰。河邊的柳樹，已開始吐芽，纖細的枝條隨風搖曳，恰似翩翩起舞的少女。突然就想到宋代嚴仁《春景》中的兩句「簾半卷，露新妝，春衫是柳黃」，實在佩服古人的才氣，竟將柳黃比作春天的衣衫，何其絕妙。河兩岸是一片一片的麥田。節氣，果然神奇，驚蟄一過，彷彿就是一夜之間，沉睡了一冬的大地開始變得鬆軟，腳踏上去，飄飄然，像踩了一層薄薄的雲彩。

沉睡了一冬的麥苗，在春風裏伸着懶腰，彷彿在竊竊私語。地頭的幾簇迎春花似乎聽懂了，高興地紛紛綻開了笑臉。我彎腰，輕輕托起幾朵，一股裹挾着泥土味道的清香立馬撲鼻而來，沁入心脾。那嫩黃嫩黃的小花瓣雖薄如蟬翼，卻努力張開着，透出勃勃的生機。望一眼田間的麥苗，摸一下隨風搖曳的柳枝，再看一眼潺潺流動的河水，我終於知道了什麼是春意盎然。

行走在這如詩如畫的春意裏，不知不覺，已是日頭偏西。我沿着河堤的另一邊，開始往回走。母親說晚上有縣裏的文化下鄉演出，舞台就搭在村小學的操場上。

街上，來來往往的人也漸漸多起來，最喜人的當屬那些剛剛放學的娃，村上的小學並不像城裏，非得統着校服，所以孩子們身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的五顏六色，有兩個虎頭虎腦的男童更是頑皮，居然將兩隻風箏繫到了後背的書包上，他們在前邊瘋跑，風箏便跟着他們起伏，宛如兩隻調皮的燕子正在跟小男孩快樂嬉戲，「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好一幅現代版的「村居」圖畫，煞是可愛。

待我走進家門，母親已將晚飯做好，外焦裏嫩的炸香椿魚、一清二白的小蔥拌豆腐，爐子上還在「吡吡」冒着熱氣的鍋裏是我從小就最愛喝的小米粥。

吃過晚飯，年輕那會兒曾很是「文藝」過的母親，樂顛地去看演出了。我和父親則留在家裏邊喝茶邊天南地北地閒聊。不知不覺，母親已經看完演出回來，見我們爺倆依然毫無困意，便催我快去睡覺：「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多累啊！」

我只好聽話。

爬上久違的土炕，被子是母親剛剛曬過的，全是陽光的味道。我一骨碌鑽進被窩，關了燈，閉起眼睛，似睡非睡間，直感覺淺淺的月光正透過窗戶影影綽綽地灑進來，輕輕牽起我的思緒飄呀飄，飄呀飄，一直飄回到了那久違的童年時光……

大潮汕，加油！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週五至本周一（三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筆者跟隨香港傳媒高層訪問團到潮汕三市參觀訪問，這次活動由香港潮州商會「百年潮商」慶委會主席黃書銳先生和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高佩瓊女士共同發起、十多家港媒和在港央媒的高層參加，受到汕頭、潮州、揭陽三市各方熱情歡迎，溫湛濱、何曉軍和王勝三位當地市委書記分別會見訪問團全體成員，詳細介紹地方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我們在夜幕下的汕頭小公園亭前觀賞露天潮劇表演，在潮州鎮海樓下廣濟橋畔欣賞夢幻般的韓江燈光匯演，在料峭春寒中參觀南宋設立的揭陽學宮；我們參觀了汕頭僑批館、開埠紀念館、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第二屆潮汕國際紡織服裝博覽會、饒宗頤學術館和陳偉南文化館，與汕頭僑商會、潮州烹飪協會交流，走訪了三市多家企業：汕頭海上風電產業園、澄海獅頭鵝現代化農業產業園、潮州凱普生物科技集團、三環集團、揭陽海興控股集團等。連日品嘗到被國家領導人稱之為「最好的中華料理」的潮汕美食，更令所有團友大飽口福。四天走三市，雖然行程匆匆，但內容豐富多彩，筆者發現兩個共同點，同時想藉《大公報》一角，提出一點建議。

第一個共同點，就是潮汕三市的領導都高度重視並且非常期望進一步加強與香港的經貿合作，迫切希望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股東風，為潮汕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潮汕與香港有深遠的歷史淵源，早在開埠初期，已有不少潮州人乘搭紅頭船落地香港，兩年前，香港潮州商會慶祝成立一百周年。改革開放初期汕頭成為全國四大經濟特區之一，就是因為有遍布港澳和海外的潮商群體。溫湛濱書記表示短期內會來香港，何曉軍書記則剛到香港拜訪李嘉誠等著名潮商之後回到潮州，他們都強烈希望借助港澳及海外鄉親特別是潮商的力量，推動潮汕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其實，對香港而言，兩個多小時高鐵车程、總面積一萬



▲中國四大古橋之一的潮州廣濟橋，晚上表演燈光秀。

作者供圖

多平方公里、總人口達一千五百萬的汕、潮、揭三市，人力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香港和潮汕地區合作發展的空間非常大，希望李家超特首到訪大灣區城市之餘，也能抽時間到潮汕地區走走看看。

另一個共同點是，這三位地方「一把手」都不是潮汕人，都操一口標準普通話，但是他們都了解潮汕、深愛潮汕。來自西安的何曉軍書記對從潮州走出去的國學泰斗饒宗頤、香港首富李嘉誠，以及一個星期前仙遊的一百零六歲著名愛國愛鄉僑領陳偉南三位傑出鄉賢引以為驕傲，講起潮州兩千多年的歷史和文化傳承如數家珍，甚至解讀潮州族群血統與南宋朝廷的關係「密碼」，連我這個經常在不同場合談論潮文化的地道潮汕人都自愧不如。來自湛江的溫湛濱書記對汕頭百年商埠的輝煌歷史津津樂道，希望藉明年主辦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為契機，推動汕頭重現萬商雲集的光輝歲月。揭陽的知名度不及汕頭潮州，但山東人王勝書記對先有揭陽後有潮州和汕頭的歷史和文化積澱感到自豪，對揭陽的後發優勢充滿信心。常聽有人說，潮汕人排外，其實不然。為官一方，愛一方土地及其文化，這樣的父母官，肯定受老百姓歡迎。

潮汕四日，收穫滿滿，對三市的發展勢頭感到鼓舞之餘，一路上也在思考，為何潮汕人傑地靈，港口機場高鐵樣樣有，經濟發展卻徘徊在全省中游和中下游？改革開放之前汕頭是僅次於廣州的廣東第二大城市，為何成為全國最



▲汕頭小公園露天潮劇演出。

作者供圖

早四大經濟特區之一逾四十年，今日只是一座三線城市？記得大約十年前，香港多名潮籍全國政協委員曾經聯署提案，指出九十年代初汕頭地區行政區域一市分為三市的做法造成行政區劃壁壘，分散了潮汕地區的競爭力。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假如將順德和南海升格為地級市，也一定會影響佛山的整體實力。但此一時彼一時，走回頭路重新合併不太現實。早在二〇一二年，潮汕三市就建立同城化聯席會議制度及工作協調機制，過去幾年取得一些進展，但比起廣州和佛山同城化的成果，差距很明顯。筆者在疫情前曾經從廣州搭地鐵到佛山，非常方便。廣佛兩市公共交通、城市規劃互相協調，經濟布局避免同質化，形成「廣佛經濟」協同效益。去年公布的《廣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發展規劃》，到二〇二五年「廣佛經濟」總量將達到五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二〇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二十四分之一，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輻射作用更加突顯。潮汕三市本來就是一家人，加速推進同城化，達至三贏可期。大潮汕，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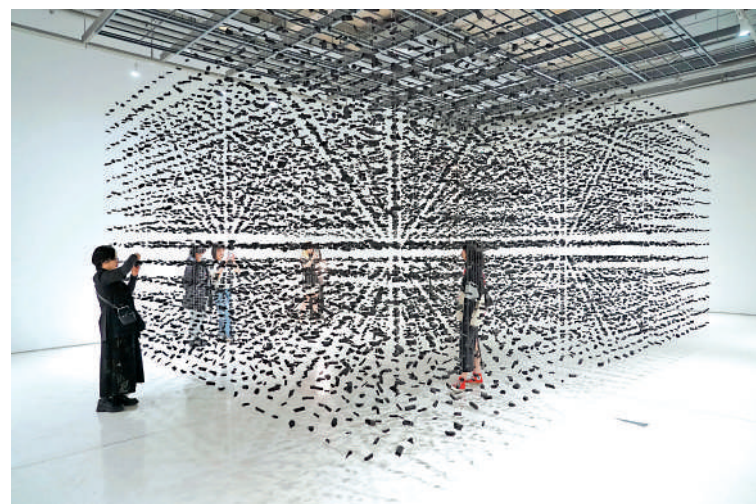
「瞬息」風景



市井萬象

「WAVELENGTH：瞬息湧現」當代藝術展正在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該展覽共展出十六位國際當代藝術家的十四組裝置作品，表現「瞬息」之間的藝術風景。展期至七月一日。

新華社



柏林漫言
余逾

不論是買房還是租房，如果你是第一次入住柏林的公寓，可能會被其「默認出廠自帶」的地下儲藏室驚喜一下。因為，這個約定俗成的儲藏間並非租房出租面積或購房銷售面積的一部分。

柏林的公寓樓除了正常的住宅部分，往往會有一層儲藏室。這樣的「儲藏樓層」大部分情況是在地下負一樓，有車庫的公寓便會緊鄰車庫，否則多會在平街一層或二層。

在這樣的「儲藏樓層」裏，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專屬的隔間，用作隔開隔斷「牆」的往往不是水泥磚牆，而是鐵絲網或鍍空的金屬牆，所以是很容易看到裏面放置的物品。我猜想這麼做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防止有人在裏面住下來或者過夜，二是刻意讓住戶不要放貴重物品在裏面。

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儲藏室既不會被

公寓的儲藏室

算作租房面積，也不會是購房時為它額外付款，所以儲藏室的位置、面積和安排都是由最初開發商修建公寓時就定下的，戶主和租客也不能按喜好選擇。

一般來講，面積大的公寓對應的儲藏室相對略大一些，但總體面積差別不會太多，更不會按照公寓面積成比例分配。儲藏室的位置有時是按照各單元方便進出來設計和安排，但也有一些奇怪的分配。不管怎樣，這樣的儲藏空間算是「贈送」的，所以大多數時候戶主也不會太「挑剔兒」。

這樣的儲藏室為住戶提供了額外的空間，雖不如在公寓內部的雜物間方便，但能滿足熱愛戶外運動的柏林人放置裝備，如滑板、輪滑鞋、滑雪裝備等等。冬天自行車騎得少的時候也會被收納進去，因為比放在自行車車庫相對安全一點。另外，柏林有習慣根據季節換季的輪胎，俗稱夏胎和冬胎。車胎換下來放家裏又佔地地方，如此的儲藏室便是它們最好的去處。

有了這樣一個地方，人們還習慣把一

些不常用的雜物堆在這裏，如一些紙箱子或者電器外包裝等等。

然而，正因為這個儲藏樓層並不會經常有人來取放東西，便給了小偷們有機可乘。這不，剛開年兩個月的時候，我們公寓樓的儲藏室已經被「光顧」兩次了。

第一次有可能是儲藏室外面的大門忘了鎖，被小偷輕鬆入內，把隔間的鐵絲網門輕輕一拉便開了。小偷大致翻了一下，沒看上我們堆在樓下的一些空盒子和玩具，留下一片狼藉也沒拿什麼東西。第二次就直接把儲藏室厚重的大鐵門都卸下來了，來勒查現場的警察都感嘆說這也太暴力了。小偷把一個一個儲藏隔間翻得亂七八糟，和鄰居溝通以後，都說好像沒去什麼東西。估計大家也都不大記得放了什麼在儲藏室，因為大都是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很久不去查看，也就漸漸淡忘了。

後來跟德國朋友聊起，才知道儲藏室被偷是柏林太常見不過的事情了。如此小小儲藏室，既方便住戶又「方便」了小偷，真是讓人歡喜讓人愁。